

黄庭坚禅林交游考略

龙 延 陈开勇

黄庭坚（1045～1105），洪州分宁人。字鲁直，号山谷。擅长诗、文、词、书法。举进士，曾入仕途，政绩卓著，然以党见遭谪贬。山谷崇奉佛教，以居士而嗣黄龙祖心之法。尝游安徽潜山山谷寺，因自号山谷道人。晚年筑精舍于涪滨，修行净土之法，又号涪翁。门人于其逝世后，私谥“文节先生”。黄氏所作之诗文，广为流行于日本足利时代之五山僧人之间，予日本汉文学史之影响颇巨。黄庭坚与禅林交游频繁密切，尤与黄龙派僧人交游最多。全面讨论黄庭坚的禅林交游，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仅就山谷禅林交游中容易为人所疏忽误解的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一）慧南

黄龙慧南（1002～1069），临济宗黄龙派之祖。信州玉山人，俗姓章。十一岁出家，十九岁受具足戒。其后，入庐山等佛教圣地，历参诸师。年三十五，嗣石霜楚圆之法。后住黄檗山、黄龙山等地，大振宗风，学徒云集。师每以公案接化徒众，尝于室中设三转语，勘验学人，三十余年鲜有契其旨者，世称“黄龙三关”。其宗风广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蔚然而成黄龙派。熙宁二年三月十七日示寂，世寿六十八。

黄山谷有《黄龙南禅师真赞》云：“我手何似佛手，日中见斗。

我脚何似驴脚，锁却狗口。生缘在什么处，黄茅里走。乃有北溟之鲲，揭海生尘。以长嘴鸟啄其心肝，乃退藏于密。待其化而为鹏，与之羽翼九万里，则其风斯在下矣。自为炉而容凡圣之铜，乃将图南也。道不虚行，是为无功之功。偏得其道者，一子一孙而已矣。得其一者，皆为万物之宗。工以丹墨，得皮得骨。我以无舌，赞水中月。”黄龙慧南曾将“黄龙三关”写成偈颂。山谷此赞系一种创作性的拟作。山谷既写出了慧南的宗风险绝凌厉，壁立千仞，也写了自己对“黄龙三关”的领悟。慧洪《山谷老人赞》云：“排黄龙三关，则凡圣之情，不敢呵止；竖宝觉之拳，则背触之意，不立鲜陈。”“宝觉”即慧南嫡子晦堂祖心，亦即山谷得法之师。慧洪之意，言山谷深得黄龙三昧。

但是，黄庭坚是否与黄龙慧南有过直接接触还大有疑问。山谷一生与黄龙派僧人交往最多，但他从未提过与其有过面晤。我们重点谈谈熙宁元年黄庭坚一组有关南禅师的诗。

戏题惠南老禅师

佛子禅心若苇林，此门无古亦无今。
庭前柏树祖师意，竿上风幡仁者心。
草木同沾甘露味，人天倾听海潮音。
胡床默坐不须说，拨尽寒灰劫数深。

黄庭坚另有《寄新茶与南禅师》约作于同年。对这位“惠南老禅师”，不少人存在误解，如周义敢的《北宋的禅宗与文学》中提到黄庭坚与禅僧的交往时说：

其文集记与僧交游的最早一首诗是《戏赠惠南禅师》，是他二十四岁时途经洪州时所作。惠南是临济宗在（误，应为“石”）霜楚园（一般作“圆”）的法嗣，“开山”于洪州崇恩禅院，据《禅林僧宝传》所记，其“法席之盛”，可以追比马祖、百丈。”^①

四川大学出版社《黄庭坚全集》也把惠南当作一个人。^②当然，

“惠南”与“慧南”可以混用，如慧洪的《禅林僧宝传》便写作“惠南”。其实，此“惠南老禅师”与黄龙派开山并不是一人，《黄谱》在《戏赠南禅师》有注云：“惠南盖江西老禅，号积翠庵清隐，亦在分宁。”说得非常明白。但《黄庭坚全集》将该句断为“惠南盖江西老禅，号积翠庵。清隐亦在分宁。”徒增混乱。首先，如果该诗指的是黄龙惠南，根本无须加注，因为黄龙惠南已不仅在禅林享有盛誉，而且在士大夫中也名头响亮。其次，“清隐”与该诗无关，所以“清隐亦在分宁”没有意义。而且黄庭坚对此南禅师亲昵有余，而敬重不足，对比一下他对晦堂祖心的态度就更清楚了。黄庭坚决不至于对德望俱尊的黄龙慧南如此随意狎昵。而且，早年黄庭坚的禅学修为有限，如上所说的“庭前柏树祖师意，竿上风幡仁者心”亦是禅林通行话头，未见出色。凭此修为，黄庭坚未必敢到一代宗师黄龙慧南面前弄大斧。其实，黄庭坚与黄龙派的禅僧交往非常频繁。如慧南的弟子还有东林常总、真净克文、云盖守智、黄龙昭庆，再传弟子惟清、悟新、圆玘、慧洪、景齐（法轮齐公）等，而且，黄庭坚为晦堂祖心的得法弟子，且不说他与惟清、悟新不寻常的关系，双峰景齐是晦堂法嗣，黄氏便称其为“道兄”，并特意说明其传承关系。可见黄庭坚非常看重他与黄龙法系的关系。黄庭坚的《赠清隐持正禅师》中的“清隐持正禅师”有可能就是这位“南禅师”，其诗云：

清隐开山有胜缘，南山松竹上参天。
 撇开华乐三峰手，参得浮山九带禅。
 水鸟风林成佛事，粥鱼斋鼓到江船。
 异时折脚铛安稳，更种平湖十顷莲。

还有容易引起误会的有黄庭坚作品中提到的“罗汉南公”或“罗汉南老”，有人以为指的是黄龙慧南，“罗汉”为出家人的尊称，其实不然。黄庭坚有《罗汉南公升堂颂》二首，其一云：“宝积拾得漏贯钱，古佛堂前狗尿天。东山日出西山雨，露柱搥胸哭破船。”

还有《罗汉南公塔颂》：“一点黑漆，元无缝罅。罗汉云居，天上天下。出入奋迅，三界无家。以除恼禅，打鼓弄琵琶。沈却法船，留下戽斗。欲得不沈，戽干割漏。”其实，“罗汉南公”是黄龙派的系南禅师。系南（1050—1094），俗姓张。汀州（治今福建长汀）人。幼年投金泉寺出家，道业专一，遍参诸方。后至湘西道林寺参云居元祐禅师，并嗣其法，为临济宗传人。于庐山罗汉禅院弘扬禅旨，学人丛集，誉满四方，师因与临济宗黄龙派之祖黄龙慧南禅师同名，道誉亦相若，且慧南乃元祐嗣法之师，于法系上，慧南为系南之祖，故丛林呼师为“小南”，尊称慧南为“老南”。绍圣元年示寂，享年四十五。“罗汉”乃寺名，丛林中习惯以山名或寺名来称呼某禅师，如黄庭坚提到的“六祖范长老”（师范道人）与“五祖法演”（圆明大师）并无法嗣上的关联。只不过六祖是寺名（即昭觉寺），五祖为山名（在湖北黄梅）。

黄庭坚与罗汉南公交情久而深，书简有《答罗汉南老》，其辞云：“章侍者来，辱赐书累纸，存问勤恳。审住山安稳，道众同此孤寂，何慰如之！疏示先云居始终事迹，亦当勉强作塔铭，适多故，未能下笔。计中冬夜长，可亲灯火，必办兹事。法相成于慕道，檀越亦欲作数语，并俟少暇。区区既从吉，方从人事，事须费月十日。未缘瞻承，谨勒参候。”此信当写于山谷刚到吉州任上，约在元丰四年，黄庭坚在元丰三年十二月去吉州任上曾到庐山一游，可能在此时与南公结识。黄庭坚作品中无云居祐禅师塔铭，但《文集》卷十六有《云居祐禅师语录序》，《山谷别集》卷二有《云居祐禅师烧香颂》，当是应罗汉南公所请而作。在《与胡逸老书》中也提到罗汉南公：“如所背高轴，幸惠一轴，欲写一文字，与罗汉南老。”此书前提到给叔父黄廉办丧事之事，当作于元祐七年。可见山谷与罗汉南公交情非比寻常。系南虽齿幼于山谷，但去世却早于山谷，最后山谷为其作塔铭。

（二）道臻

无独有偶，黄庭坚交往的道臻禅师中也有两位。几乎为所有研究者疏忽。一位为净因寺道臻。道臻（1014～1093），福建古田人，俗姓戴。字伯祥。十四岁行头陀行，于六年之间广学大小经论。复遍参善知识，后于浮山法远处大悟得旨。住持江苏因圣寺，后迁东京（开封）净因寺。英宗赐紫袍，神宗时尝入宫说法，并主持慧林、智海二寺，赐号“净照禅师”。元祐八年示寂，世寿八十，法腊六十一。

黄庭坚与道臻的交往可能始于元祐年间，当时道臻正住持东京净因寺，而山谷在京都为官。山谷在《题白崖诗后》云：“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刘晦叔、宋仙民、伯氏元明观于净因臻道人所。”他俩的交情显然十分深厚。黄庭坚在诗文中多次提到净照禅师，并有书信往返。书简中有《答臻僧正》二首，其一云：“叩头：辱手字，审霜寒体力安胜为慰，捐惠伊蒲珍饌，极荷勤恳，但深愧俗人虚受信施，凶衅无缘参诣，谨奉状陈谢万一，不次。”惠赠日常用品，交情已逾寻常。在《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中提到，当暹老弟子净圆求其为师尊语录作序时：“予问净照禅师，以其为人有道心。知子莫若父也，闻予此言，必不惊也。”道臻的意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道臻圆寂后，山谷题其像曰：“老虎无齿，卧龙不吟。风林莫过，六合云阴。远山作眉红杏腮，嫁与春风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东涂西抹来。”

另一位即“嘉州石洞讲师道臻”，擅墨竹。山谷在《道臻画墨竹序》中云：“嘉州石洞讲师道臻，刻意尚行，欲自振于溷浊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过与可之门而不入其室，何也？夫吴生之超其师，得之于心也，故无不妙。张长史之不治它技，用智不分也，故能入于神。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镜，岂待含墨吮笔、槃礴而后为之哉！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

得妙于心。臻问心之妙。而余不能言，有师范道人出于成都六祖，臻可持往问之。”此处明言其身份。“讲师”，乃讲经之师。讲经之时，讲师读师宜升之高座，在佛像前左右。讲师之座在佛右，读师之座在佛左，而相对。读师读经题，讲师讲经义。而“净因寺道臻”主持东京最有名望的慧林、智海二寺，几乎相当于全国的僧众领袖，地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而且师范道人是山谷流落到黔中所交的道友，此时，净照禅师已经圆寂。此道臻非彼道臻甚明。山谷在《书遗道臻墨竹后与斌老》中亦云：“元符三年三月，戎州无等院，涪翁借地所筑槁木庵中书，此篇之成，罕书与人，吾宗斌老授竹法于文与可，故书此，以助经营之万一。”

关于道臻的情况，黄庭坚还有记载，即《臻师字序》：“公名道臻，而字不宜称，辄奉改为仁甫。仁者，我如来之道号也。甫者，大丈夫之称也。落发去饰好，摆脱世缘，固将为大丈夫事耳。字曰仁甫，言其至道阃域乃能如是，且赞且劝也。愿公引镜照影，已作此形段，岂可畜妻养儿女、打鸡狗过日耶？一日会当一刀两段，与数百千令妹尼人，从人摇头摆尾，向南方道人报答，若深波牛弄风，岂不快哉！”由此我们知道，道臻又字仁甫，原字“不宜称”，大约是犯国讳。

（三）祖元

祖元是黄庭坚在蜀中所交的道友。元符二年黄庭坚作《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诗云：“王师学琴二十年，响如清夜落涧泉。”可知祖元俗姓王，精于琴技。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月，黄庭坚离江安东下，祖元自荣州追来饯别，山谷感其诚，复用《此君轩》韵赠之。《别集》卷一有《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泸之江安绵水驿因复用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从弟》，并有跋云：“余旧得东坡作《醉翁操》善本，尝对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尝从成都通判陈君颀得此谱，遂促琴弹之，词与声相得也。蜀人

由是有《醉翁操》。然词中之微旨，弦外之余韵，俗指尘耳岂易得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书。”又《别集》卷十一有《跋此君轩》云：“元符二年冬访余于夔道，约来春三月予必东归，归当复来别我，既而其年，果来相见，但乞《此君轩》而已。咄嗟而成，而文不加点。”山谷在《与荣州薛使君书》谈到祖元：“紫衣僧祖元亦周彦之族兄，抱琴种竹，有潇洒之趣，以星历推休咎，常得十之七八，试问之，可知也。”

临济宗还有一位禅僧祖元，大慧宗杲法嗣。俗姓林，号枯木。闽人。初至雪峰山参慧庆预，次参佛心才禅师，皆已契机，悟境日深。又于云门庵侍大慧宗杲。一夜坐次，见僧剔灯，豁然彻悟。绍兴十一年（1149），住持能仁寺。其生卒年不详。此僧名气要大于前一祖元，但年岁要略小。如果我们不加考察，也有可能将二者混淆起来。不仅如此，临济宗还有一位更为显赫的祖元，属宋末临济宗杨岐派禅僧，生于1226，卒于1286。日本禅宗佛光派之祖。明州庆元府（浙江）鄞县人，俗姓许。字子元，别号无学。祥兴二年（1279），日本北条时宗派遣德詮、宗英二师乞师渡日。日本弘安二年（1279）秋至镰仓，住建长寺。其后时宗于镰仓创圆觉寺，请师为开山第一祖。九年九月书写遗嘱，书毕溘然而寂，世寿六十一。敕谥“佛光禅师”、“圆满常照国师”。只不过这位年龄、事迹相去太远，不易混淆。

（四）悟新

悟新（1043～1114）：号死心。广东省曲江人。俗姓黄。从佛陀院德修剃发受具，后杖笠游方。熙宁八年（1075）至黄龙寺谒晦堂祖心，嗣其法，并依师命上堂示众。元祐七年（1092）在云岩出世。绍圣四年（1097）至翠岩，政和（1111～1118）初年住黄龙。政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示寂，世寿七十二，法腊四十六。又，依《嘉泰普灯录》所记，其寂年为政和五年。

悟新，与黄庭坚交往最深、感情最笃的禅师之一，从道法传承上说，应该算山谷的师兄。而且年相若（悟新年长两岁），但是不熟悉禅林称谓的人有可能弄糊涂，因为山谷作品中有时称“死心道人”，有时称“云岩长老”，有时称“翠岩新禅师”。就现有资料看来，黄庭坚与悟新的直接交往，可能在元祐年间。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一记载，元祐间黄庭坚“丁家艰，馆黄龙山，从晦堂和尚游，而与死心新老、录源清老方外尤笃”。查黄庭坚母于元祐六年六月去世，黄庭坚护母丧至家为元祐七年正月，同年五月其叔父黄廉又去世。所以，黄庭坚与悟新老的交往应该在元祐七年以后。悟新曾两住云岩，初处云岩和黄山谷等人促成有很大关系。黄山谷在《洪州分宁县云岩禅院经藏记》中说到，分宁县惟一的十方禅寺就是云岩禅院。元祐末，黄庭坚丁居在乡，请韶阳老人主持禅院经藏的修建工作。历数年乃成。记末说：“韶阳老人者，大长老新；山谷道人者，谪授涪州别驾安置黄庭坚。”可见悟新老初住云岩时，黄庭坚已贬为涪州别驾了。另有《云岩律院打作十方请新老住持疏》云：“云岩打作十方，新老来往道场。麒麟不可捕狼，驱除分付当行。量才补职，宜办真假。监院库主，直是官不容针；知客维那，又要私通车马。首座必能伸于千夫之上，典座又须屈于万夫之下。处处积炭堆柴，方可过冬过夏。浇茶必须热汤，烧浴亦是嘻堂。细饭饱炊饱汤，粗饭去皮去糠。响板木鱼声绝，食桶乃可过廊。不能为众竭力，典座却是大伯。但知勤惰功过，局头付在典座。若得冬温夏凉，长老端坐法堂。还把家家拄杖，浩歌一曲归乡。”悟新后归翠岩事，山谷在《与范长老》书中提到：“新公云岩经藏、看经堂，缘事遂崇成，已移住翠岩，虽壁立千仞，比来人稍稍爱慕之矣。”山谷有诗《代书寄翠岩新禅师》：“山谷青石牛，自负万钧重。八风吹得行，处处是日用。又将十六口，去作宜州梦。苦忆新老，是我法梁栋。信手斫方圆，规矩一一中。遥思灵源叟，分座法席共。聊持楚狂句，

来作天女供。岭上早梅春，参军惭独弄。”此诗应作于崇宁二年或三年。新公后又回云岩。山谷在《与分宁萧宰书》中云：“新公复还云岩，道众雍雍肃肃，亦助道化不浅也。”在与分宁萧宰的另一封信中说：“昨承再请新公住云岩，复留清公西堂坐夏。此二公衲僧之命脉，今江湖淮浙莫居此二禅之右者。”黄庭坚一生都对新长老非常推崇。

悟新禅学修养深厚，对黄山谷而言，既是益友，又是良师，山谷在《与死心道人书》中很有感情地说道：“往日常蒙苦口提撕，常如醉梦，依稀在光影里，今日昭然，明日昧然，盖疑情不尽，命根不断，故望涯而退耳。谪官在黔州，道中昼卧，觉来忽然廓尔。寻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漫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相背，乃是第一慈悲。”黄龙三代禅师，慧南只是神交，祖心把山谷领进禅门，让其领略禅学真谛，而惟清、悟新两位与之交游时间长，情分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让山谷受益非浅。

（五）圆玗

黄庭坚集中提到的“翠岩玗”和“圆通玗”其实也是一人。《山谷别集》卷二的《赞》中有《翠岩玗禅师真赞》云：“一步一弥勒，一句一释迦。逢人虽不杀，袖里有青蛇。是翠岩则二，非翠岩则别。弥勒下生时，亦作如是说。”另有《圆通玗禅师赞》云：“诸法坐处坐，诸佛行处行。如来无简择，清镜坦然平。有人借问谁家曲，眨目眉毛何处生。”不加细察，极有可能当成两人。如四川大学出版社的《黄庭坚全集》就是如此。

圆玗（1036—1118）福州林氏，出家福清应天寺，先依天衣怀，怀歿后依慧南于黄檗，天资精勤，垦荒地为民田，蒔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南公称善。及迁黄龙，携以俱往。南歿，东林常总命其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后出世翠岩。又十年，移住圆通。保宁虚席，复迎玗继任。阅世八十有三，僧腊六

十三。有的著作，如《禅林僧宝传》中就称其为“保宁玠”。黄庭坚与其交情若何，已不可知。但有的书如川大出版社的《黄庭坚全集》就将其与圆通法秀混为一谈。东京法云寺法秀，御赐圆通禅师号，黄集中称“圆通”，指的就是他。如《法秀寺水头镬铭》云：“圆通师，大兰若。冀公主，舍脂泽，无量镬。慈悲杓，来者酌。闻尚檀，从智作。”非常明白地指出“圆通师”是法云寺的圆通。那么，《黄文节公全集·补遗卷七》的《答人简》中亦提到的“圆通道人”应该也是法云法秀。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僧人的名号非常复杂。有时几位僧侣法号一样，有时一位僧徒有好几个法号，或以山名，或以寺名，或死后赐号，更为麻烦的是地名也有可能重复，如黄檗山福建境内有一座，江西境内有一座。而后人称某禅师仅称一个字，极易造成混乱。我们在读书时得格外小心。研究黄庭坚与禅师的关系，为我们弄清黄庭坚的生平事迹，廓清一些疑问，补充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为深入研究黄庭坚提供一些帮助。不仅如此，对了解黄庭坚的世界观及作品的思想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①《文学遗产》1986第3期。

②《黄庭坚全集》后的人名索引未加区分。下“翠岩玠”与“圆通玠”又分两条目。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